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六

卷第十六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七

王亦房近詩序

詩壇中自吾黨作在吳門則有王亦房氏當癸甲之際士大夫聲合影附會而趨吳亦房獨自吳北走燕趙齊魯邢衛之墟士大夫羣而咻之以問茅子茅子曰微余亦不識也及亦房歸而

得詩成帙授茅子爲之言茅子曰微余亦不能言也言詩者烏乎託哉物欣欣之物戚戚之物壯激壯激之情愈不及則詞愈餘情愈窮溢則詞愈變此古今以爲善詩者也其詩也乎哉反是者可以詩而窮其生所歷也可以詩而定其志所循也可以詩而考其交所成也又反是而瘁與榮背嫩與慝背合與離背詩人之旨盡而詩喪詩喪而人喪人喪而烏乎詩哉亦房未遊

之詩爲閒居爲曠致爲妟交將遊之詩爲遠矰爲困窮爲全交已遊之詩爲歷覽爲遐舉爲擇交唯如是則欣戚壯激爲亦胥有也亦胥有之以無負吾黨而已其寧他長哉不然請質之吾黨之范子費子董子三子曰微子言也吾聞其歸詩未行士大夫巳羣而企之

披襟集序

往予欲葺同調集三載弗克就人負代詩負人

篇篇人句句篇篇宜哉范子與吳子相日夕者求兩祇一旦决臆成披襟集殊遊我遂爲之序夫詩之同然乎哉同則沿沿則傳傳則速朽故爭博以目非小忿也一楚孖覆非鶩勝也爭虎柱殿非持名也以爲不與則不真不真則不傳今才殊軌豈四牝之足約乎性殊冶豈簋簠之足熨乎余必欲同之其弗克就也宜哉而二子者一旦成豈商徵合歟五金範歟百采繪歟抑遙

源共歟雖然請得而言也古而五吳本孤帆帶
雨范則千家霽矣古而七范本琵琶作語吳則
朱絃冷矣一變而律吳能溯帶夕陽范獨山開
層綠再變而絕范能萬蕊翻紅吳獨一枝凝雪
異哉所謂同也而二子者自以爲同茅子亦以
爲同盖聞之昝也三百篇不著其名十九首不
存其目古之人曰同也以詩而徵代弗以人而
徵詩以篇而徵人弗以疵而徵篇此二子志也

亦余志也若其取義或曰以三山領郭文或曰

不然二子自可作古故不詳論

香魂集序

香魂集者虎關將家婦馬氏所著秋閨夢成詩

也莆陽宋子爲行之而防風茅子爲之序嗟乎

吾于是而慨三百篇也三百篇之詩無論其靡

所不至卽其導情寫怨短章片語亦非扶風飛

鵠所敢望而後之人以今而量古遂以爲當時

之士代爲之夫古之作者男子之名已不傳於
後世而又安知女子之不能爲乎古惟無意於
名故但吐其意之所至而止又何暇代女人摹
画乎古太史採風而貢于王唯以其眞也故化
被江漢乃有二南使有代者而又安所用乎今
焉氏之名已亾其所存者姓耳使并其姓而亾
之一傳再傳孰肯信其爲女子之詩乎天下唯
女子爲不幸生于窮陋則其名不抜生于華貴

則其名易凝今馬氏幸婦于將家介冑之士不足掩其才而遠戍之苦又足以發其思故其未散之香魂猶得恍惚於筆墨間耳雖然名以不傳而始可想使馬之夫族封黨彰著太甚安知今日信而行之者不易而為凝乎吾是以為三百篇之詩人悲也又為三百篇之詩人幸也

吳凝甫青溪什序

詩有以地著者周南召南是也地有以詩著者

沛上垓下是也若吳凝甫之青溪什則兩者均
不然國風偏天下而不聞有南音逮漢魏之際
蘇李曹劉皆產西北即建業之盛上下二千年
無踰于六季然而靡靡之齊梁與凝甫之骨力
相萬矣即表表之顏謝又與凝甫之性情相萬
矣青溪必能重凝甫而又不幸先凝甫而聞如
寰中名岫已經剝蝕者即加點綴已非天造妖
好蛾蝝嫁作商人婦即復整飾入少年閨中往

目風流已不能賡然則青溪固不能重凝甫凝甫亦何加于青溪哉凝甫歸洞庭急梓其詩以詒故人因論青溪之略如此若凝甫之詩已表于他集不復論

徐元歎詩序

我嘗曰詩與人合及我聞元歎正裘馬中人也已從王亦房見元歎詩則元歎非裘馬中人也終以信所見不如信所聞謂非元歎詩也既而

見鍾伯敬道元歎不已問其識元歎否曰曾識之其衣冠朴野其飲食蔬水其人則朴野蔬水之人也曰莫非此元歎否曰即向之裘馬而改弦轍者也竊以世之人所可改者衣冠飲食未有能并性情之言而改之者終以自信不如信伯敬以爲元歎果改其裘馬之習也須元歎至白下始就我觀其人頌其詩又觀其人乃知昔之元歎即今之元歎也其所改者乃衣冠飲食

而其人之樸野蔬水當其裘馬時而昔不然也故其發爲詩也乃性情之言而非衣冠飲食之言此所以謂之詩也此所以謂之徐元歎也伯敬之贈元歎曰興觀羣怨有如斯必興觀羣怨而始謂之詩此我兩人之所以論詩也嗟乎此可以衣冠飲食者爲之哉願學元歎者無學其衣冠飲食也即裘馬而可矣

錢時將詩草序

喜怒哀樂人之情也怨者居哀怒之間者也夫子之言詩曰興觀羣怨若于怨獨有取焉何也人之情唯怨爲獨至故其吐于辭也能曲寫其不平之懷象物物會臨幽幽發靡不肖其衷而止其于歡欣和暢之事雖形之極麗鋪之極恢而所入者淺則所繹者浮然怨亦難言也必怨之中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羣而無激無懟以成風人之旨非得風人之旨也得其志也詩言志

得其志而後得其情吳門錢時將不得志於時涘于怨者也故其詩獨能達其情而無緣飾之膚詞無激張之昂辭無囁嚅之艱詞而以成其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羣者夫詩至於此雖不得志于時而已自得其志矣又何憾雖然吾聞之詩言志歌咏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極至乃爲律矣故詩亦幾變始有律律者律也其宫商不相假上下不相姦猶夫十二律也故律不

易言也本朝之詩首攻律弇州之論高孟曰五
言近體非其所長夫高孟眞能達其情而得其
志者也而猶曰非也則必離情性以爲詩而後
可矣故至近日吾黨作乃始與有律時將我當
之雋也以獨至之情而竟詩之所極至豈易乎
哉故表而出之我非特爲詩人言也以爲欲得
其志者言也雖然非予言也夫子曰何不學夫
詩

文啓美秦淮竹枝詞序

古之詩盖採謠而獻之太史用於朝則爲雅用於廟則爲頌而國風其餘也雅頌變而廊廟之士別有詩詩以紀事則史也以敘意則書也以評騭則春秋也以言理則易也而詩之爲詩始抒於謠於是詩人反抑而爲謠或感於事或感於時或感於地而均之附於國風之義者也晉以謠爲詩今以詩爲謠亦古今一大變易哉而

竹枝詞者謠之別也其體起於唐人蓋其格為七言絕句便於播事述情較之他謠之體易暢而盡故學士大夫喜為之然不規於正則以導淫也非勸百而諷一又非風人之體也不規正則不可以教失風人之體則不可以傳蓋規於正則為性合風人之體則為得情非性情而可以播遠道所不載也文子啓美客秦淮不滿歲而因其地酌其時概其事著為秦淮竹枝詞詞

一出而唱破樂人之口士大夫又羣而稱之啓美雖嫺於文人豈盡不若哉獨以得其情性故也得其性情雖聖人復起不能廢也而況於今之人乎後之作者欲循字句而較工拙其流傳必不能及啓美當弗自驚詫覩茲序焉可矣

謝長秋桂嶺吟序

當辛亥壬子間僕年十八九至京師時天下方無事日與五侯七貴及四方能言之士競爲文

章聲詩以爲怡悅又十年再至時天下方急兵無貴賤皆以奇策劍術相高無復言文章聲詩者矣又七年以環召至時方釋璫禍肩宇間皆有憂生之色故與諸公大會池上僕有句曰快語不防纔快飲清流任聚見清時蓋實錄也追旬日僕以忤時去又二年憂至則虜在城下挾二十四騎翼元老奪門而出轉戰虜中七百里幸以保通保關招潰師復五城馘虜六千級功

贖盜陵而亦因以罪謫矣然開池上會者不以
一日之暫忘當患難糾紛時每有過而問者心
甚慰之昨日見謝長秋于東南出其桂嶺吟見
示讀一再過爲惆默悲溯者久之蓋長秋亦池
上人也僕被訴遠謫職禦魑魅長秋亦胡爲爲
萬里之行今四方多故故將廢帥俱得自効而
僕獨無繇日汨沒于文章聲詩之間今冉冉老
矣 天子幸而赦臣使以士伍備宿衛值有設

會宗封事尚能如陳子公屈指計吉語以釋
天子之憂且自度未及梟何干飲長白與斬郅
支者絜長比短然破家爲國海内共知亦未有
鹵獲財物入塞諸不法事然戊巳閒名在丹書
士大夫頌其冤者猶不絕今麗士伍者二年矣
未見有劉向谷永王鳳耿育之徒豈非天乎然
人各有志子公志在爵禄故大功不賞天下共
矜僕受縣官恩厚當遭檔禍不知死所　主上

獨拭洗湔濯將其學愛其詩溫綸特眷顧先于士大夫故恨不能盡死爲酬而日汨沒于文章聲詩之間死不瞑目不然長秋爲萬里遊詩且益奇如俯視羣峰動渾疑巨浪生等句驚破萬人之膽僕銀鐺琅琅歌誦不輟亦何不可萬里而忍以一時榮辱奪千秋之業哉行矣長秋過從京師故人爲言倘不忘池上一日則長鎗大戟猶可爲賈將軍軍鋒前不然而燕山之勒似

未有能踰老奴者則請以後出塞詩屬長秋序之以報我矣

莆田四子詩序

莆田四子者生不同時而同地詩不同調而同骨間嘗斧削而論次之或有刻者以其地之同我爲之序以其詩之異也序曰詩不異烏得而稱詩人有性靈非關授受必具曲折豈得準符凡其所爲同者皆取象於膚寫形于影北海所

詞學之者俗似之者死縱開發微言亦中大道而芳牖不開香光偶襲採之亦可釀蜜置之直已隨風以此言詩詩烏得不敝同之敝亦已遠矣算盛于明明算盛于闘闘文數也我取其四子者標異于同足以破習見而啓孤靈也請言四子之異魏子將斂短言頗饒竹韵長言閒似霜鐘雖皴餡猶存而衣冠既朴人不厭其支離反復矜其淳雅陳子子昻洵在雪前鞾離笋後

每發悟後之言一救文人之痼其短在襲少陵之笑貌遂增點污于雲霞至陡危以眼句撥髓以韵章雖古之作者未之過也吳子文潛豈特王謝高門亦復羲安領袖故雖蘭亭棋墅祇足發其光華着屐換鵝豈復淪于氣習每喊其得句可以忘形洪子寬澹韵爲身幽光作骨尋常章句之間迥絕市朝之氣茲亦異也已而同生于蒲吳子居北山而三子皆產于黃石街時相

共將二百年而地不越尺武吳子稍遠矣又得與淇于生同時相唱和斯其刻也斯其序也

紀青鐵船草序

往者酒人楊若木曾爲予言酒色者皆不得于時而爲之者也予心感其言今讀紀君鐵船草有詩曰病酒每兩日尋花見幾枝只因無箇事不是樂危時夫紀君忽白忽緇遊梁入剡亦淡于風塵矣而其言如此豈數者不足爲紀君事

哉紀君所咏前後五君四我友于晋庾太傅俟
奉長源端明文成少師伯安用修太白景略文
中明逸龍門其出處遇合亦各異矣能于千百
載之下動紀君之息事者則奇流奇流斯息屬
未可謂無所事者也然亦何必齊得意于一轍
哉紀君知此之爲事則卽忽白忽緇遊梁入剡
而守其故轍曰病酒尋花焉亦可流奇于後世
繫息于來哲也夫飛帆不可以渡弱海而鐵船

可以浮蓮峰唯不必以轍爲非故水不能沉是在紀君進一步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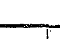
洪仲苹詩序

自有科舉以來未有不兼詞賦而取士者也斷棄之則自本朝始故唐宋之不以詞賦名者獨明經一途耳其致身華要者皆詞賦入也其有以詞賦名家者必華要人也有遯而爲隱流亦以詩自鳴者乃棄華要而不爲非無致華要之

路者也唯本朝斷棄之故庸瑣者無論已世之文章功業之士炳蔚一時而不能爲詞賦者有之士不能爲科舉之學而獨能以詞賦成家者有之於是舉要之外別有詞客矣詞客非附青雲之士上不能聲施於後世下不能糊口於四方而舉要之不能詞賦者又絕遠之故其所誦述稱說依附而親昵必舉要而能詞賦者也故下者以辭氣俛仰高者窺其聲調假附標切以

冀其同好之情而詩斯下矣何也詩言性情耳無問舉要人之詩格高下而俯我迎人則優孟之衣冠必不工也以此論詞客之詩則免者無數人焉吾友洪仲韋真逸士也其不爲科舉之學實自絕意於舉要非有艷而不得之心故其託之詩也亦直寫其胸臆旣不藉於資身亦不急於取名故三十年以來舉要人之詩格屢遷而仲韋不問也今其詩成帙好事者爲之付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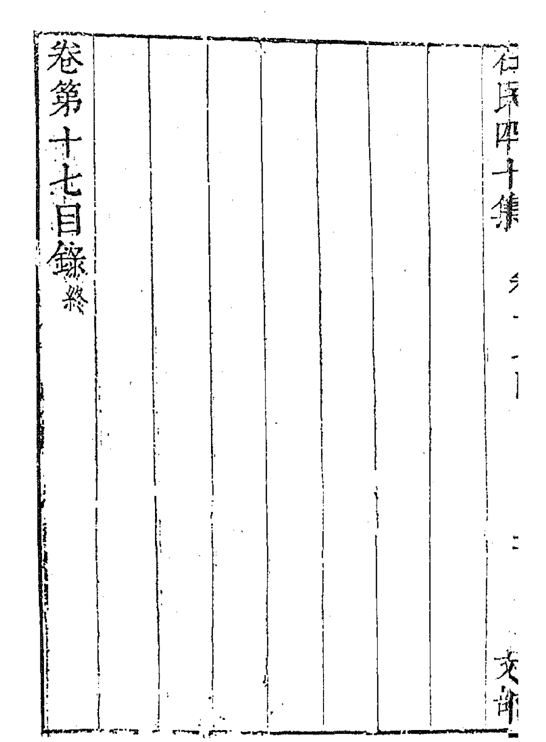
者最如盧仝姚合然爲全唐詩紀者最能棄也豈非以名盛則傳傳則不復泯耶夫名者實之賔也而實以名傳豈千古而下道固然歟然包山之二子尚峻節不近名夫二子包山人也固宜枝昌天下士矣豈肯以包山終耶然則以詩行其誰曰不可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六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七

枉禁詩序



卷第十七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七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八

先君茅薦卿先生集序

先君子薦卿先生棄孤時孤年十四耳然已爲諸生苦塊中即輯先生遺藁詩自庚子以前者已定爲菽園集行於世其後則病榻間手自竄定以授孤孤即長跽請文藁曰已訟之矣蓋先

生之詩神淵骨幹沖融大方士大夫類能言之至其文蒼簡爲質而渺波萬頃常在咫尺之間敘事則描生化工論事則言短物盡先王父鹿門先生宗歐祖馬得文章正法眼以領袖本朝學者贗儒優筆幾蝕奪之終不能屈而先生傳其家學一出於簡峻以班佐馬以王補歐竊謂近焉然每愼出之旣出復不自珍惜故散佚無遺儀自丁未至丙寅凡綴葺二十年始得八卷

合詩十二卷以爲薦卿先生集猶以未得盡遲
之五年身試于虜于讒幾不及竟事乃作而嘆
曰此亦足以槩先生矣生子如孤兄弟卽不敏
亦未敢隕先人之學乃隱忍二十五年日夜恐
墜失頃崇禎改元　主上褒臣儀能輯傳家學
而先人之集尚未及行世儀不特負親且負君
矣遂勉出諸笥嗚呼以先生之所抱竟以瘁徇
國不及畀所施然所至爲循吏爲幹臣爲諍士

世猶得習聞獨一二遺文散落不可拾而乃欲以斷璧遺珠以槩其山川之蘊天乎其忍言哉其政牘家乘十二卷别爲外集不敢附此者恐以掩先生之文也雖然烏可掩乎𢿙爲序

唾香集序

詞何爲而作也曰殆樂府之一變乎樂府何爲乎而詞也曰吾烏知其所以然也分篆而傭隷傭隷而草行曰趨曰便曰解曰媚氣固然耶詞

之列于藝苑也將何居吾方息之而若有得也
殆天之河漢乎草木之筠乎百骸之眉乎日月
星辰炳所循也而無河漢則宵宇不韵嘉黍艮
材衆所資也而無修筠則岑鬱不韵耳目口鼻
形所司也而無列眉則風止不韵然流鶯弄響
而必責之以喈喈舞女蹁躚而必責之以鬋頣
顧質無姿徒善韜蔽于是吾友吳六郎吾家茅
仲子起而謂曰兩人方有詞也今輯之而名曰

啞香質子言以序之曰色聲味觸萬物資生攡采持新亦於展力而兩子者獨有取于香也先得吾之同然吾何益吾言雖然吾聽之將啞而香可嗅耳恐無香之可啞也以無心待有情有情何限以無情供有心有心亡窮二子其識之

鍾山獻序

宛叔歸于余年纔十六耳能讀書工小楷余察其眉廡宿具翰墨乃授以筆陣圖書駸駸入品

授以詩詞之學本之三百篇業既竟始循而下之以極于今之藻苑叔于書則家筆池墨衣被盡破于詩則遊戲涉略若不經意三年而忽成小咏其秀拔邈幽可與入也又不滅于書尺寸余喜與疑者半然每有搆結則雖單章片句甫出而必病矣竟以是羸弱每爲醫所規終不悛始知其略于外者凝于中也今家集積以仞計其侈然張者以不繇息索然究竟讀之何所用

其息其翳爲枯身若定得句而呈佛報償者豈不此勝彼哉究其足當與否不能半仰其半之得者亦何至駭鬼神驚牛馬屑屑如稚子弄乎然而神有所必注氣不能泛之境有所必開理不能閟之其出者尺必入者尋如蛟之在地如雪之在原其潤土者淺故萌發者昌其蟠泥者深故勃起者暴此可得之聲貌乎而又無枯澁之色以滑其和無驚喜之態以淺其蘊此固得

之天者若徧具而非人可授也夫出之易者無
矜重之色出之難者淡浮湛之懷今宛叔之作
難而若易之易而實難之積之十年餘矣其當
早獻於天下聽天下之可否以權其心况余隱
矣行不復與文事所以終其授而告成於司命
在此日矣乃彙而刻之凡詩三卷詞一卷誌曰
鍾山有女子獻今之刻亦鍾山女子獻之天下
以及後世者也因名曰鍾山獻

鍾山獻續序

歲在丁卯瑞禍方沸余殆有隱心焉乃爲敘內子詩刻之葢欲余見之也戊辰環召旋被飛章庚午登壇復遭中蹶至東便門之役關永之戰海外之搗俱不意復見宛叔況見其詩乎乃遠謫鑾煙經過里舍色澤神飛人以爲眞王晝錫不是過也而宛叔勉爲笑語肩膴間有不可洗之愁問新詩如何則憂抑愴傷盈筆墨之外貞

臣之事君烈士之徇友有其情而無其詞有其詞而不盡繇于情者殆不能與之三矣余不忍見之又忍使天下見乎然詩至此欲無使見于天下見于後世恐未可得也盍未問其詞而先問其情則語之至者雖田畯紅女終不能掩况抑揚唱嘆近于詞人之旨乎余雖荷戈老矣然宿世猶詞客敢以質之有情者

鍾山獻再續序

鍾山獻再續者余自幽戍歸簡內子篋中詩而付諸木者也其言倍離索幽切然鮮潤流利似亦倍之人言詩窮而後工天不能制詩之工烏能窮人哉今且不得制宛叔之詩工是又烏能窮余哉余有句曰家傳傲骨爲迂叟帝賚詞人作細君　今上嘗誤賞臣能傳家學而終不及禁臣以傲而戍余方累宛叔爲戍人婦而人不能禁余有詩人以爲戍婦天人孰有權孰無權

孰爲恩孰爲怨可輾然一笑矣

石民未出集序

石民未出集凡三種皆未出山以前言用兵以來之事也其一曰藿謀蓋東西事起公卿大夫虛懷下詢故承問出位而荅之者也其一曰冐言蓋是時軍興費繁縣官未患弱先患貧貧則弱矣有天下而患貧哉故仰屋竊籌裕國而無病民之術也其一曰靖草蓋壬癸間奴酋據全

遼薊妖擾中原時欲兩用之故請犯難以當前
及妖稍已又請先難而後易愬不自愛其身蹈
險嘗死之言也今兵老矣東西之事亦略見矣
用其言而西平不盡用其言西平而猶蔓用其
言以及其身遼亦幾挈還其半身不足用并棄
其言而全遼尚在夢境間此藿靖之大略也用
其言十八九故鼂與十年雖肘露而未至巾脫
不盡用其言故十或得一而加稅之法不能免

民財盡而兵亦終潰此冒之大略也書生耳言已戾矣猶較用不用用之盡不盡以衡其理亂益戾矣然言狂也天下之事人得而見也患其言終棄其身卽益之戾以死足以報　二祖十宗於天上復何憾乎夫未出而不畏死旣出而不死罷而復不死至今日而死亦過矣復愛其身乎故漢後將軍之言日夕不能忘之矣稾未出集二十卷其爲藿謀十三卷冒言四卷靖

草三卷三書者已久刻布今特集而名之

石民賞心集序

余生七年學爲詩嘗有句云斗酒猶不醉興來
嘘天風大人賞之爲一引滿年十七讀書金卑
山始命侍史錄所作然隨錄隨毀年十九下第
長安遂居白門次年遊吳越秋復歸焉自此掛
茅迎養今所存詩大率始吳越遊其先此者百
一耳彙次之至年三十赴召渝水止共爲八卷

其存者亦止十一亦似可去不去終以病其心而不欲負十年間同調之賞名之賞心集以所居在其亭旁其詩約略其地所作也此亭在白門城上蘇長公所云江山之勝傾想平生者是也亭已圮每與儔遨度徘徊想其處今去此又十年始以問世世人每怪其遲而余終悔其不能盡割然年來胸次并無工拙想唯咏幼所作斗酒猶不醉與來嘘天風而已

石民渝水集序

當天啓癸亥僕奉徵書抵家蓋是時役渝水者十無一還僕徧嚮墳墓俯瞬妻孥俱付之遼東宿矣乃竟恢遼西四百里而始以忤璫罷之歲爲丙寅至八月抵舊京私第始卒渝水之役其間得詩六卷文千蓮幕使東公牘爲多别有集而其詩則襄句中所謂先燒出塞詞者也其言一一入目如見愎弼儒將氣蓬蓬欲燒泥垣每

息付祖龍然抗衆議以開故疆定國鼎以固圉志雪茅以待還俘天幕以焚燒羊依依在目不可忘也針芥既入水乳無間撫松而成密謀臥月以圖大計耿耿當心不可忘也指麾而水犀蜚集咄咤而武虜如山匹騎胡擴孤航海外宛宛如見不可忘也則從殘燼之餘復圖置罌之計題曰渝水集

石民西崦集序

天啓丙寅旣得菌爲編戕息所以自老之地往余之將出也先營包山焉久而爲人奪去乃尋求吳越之間最後得石址顧而樂之石址在玄墓鄧尉之間大如掌而兩山之勝皆若伏而聽其位置夾光福步有兩水頫汪洋曰上崦下崦武曰東崦西崦云余初横舟西崦窺其中有奇必非圖經所稱遊屐所及曰玄墓曰鄧尉而已者策杖索之不數武而得石址遂葺一病姬稱

寓公于斯因而漸分勝槩圖置蝸廬不意環玦相去僅歲餘故隱心不堅又爲時役然迹其歲餘之詩雖時有不齊心魂無非我石址也將留石址以名終老之詩姑以始至之西崦以識其始擇隱之詩耳然西崦者固納萬嶺之光怪以養石址之古色者也

石民江村集序

人或以地顯地或以事著灼然哉蓋長江亘南

界自岷峨而抵海陵幾萬里然波不涸于河北我行燕趙之區至范陽得江村焉或曰宋時塘濼水及于此雖桑滄殊觀而高下陵壑猶若可尋殆或然歟然蓮水之可曷乎江哉或曰江氏世居之然事無徵居之者爲我友鹿伯順氏伯順以直節顯孤峯一時及入諭水㬎不亢不撓同襟者鮮所可獨雁儀瑞鴯作儀同伯順病免繼而儀𠜾𦆶爲㫖伯順猶不畏避庇諸忠死者

之家義問徹天下儀環召未幾忤貴要被斥禍
且不測伯順獨收舍之從危病巽以甦者屢矣
凡兩年儀乃被命逐虜仍留家于江村乃從其
家避虜遷徙終保護之不使駭散儀得一意疆
埸幸獲全效竟以罪謫伯順凡三進秩至奉常
遂虜再造功在不見然竟以憂時致病危不減
儀遂以自免家居乃及送儀之南眷眷如也葢
首尾三歲身舍其家可五百日所得詩文雜述

纂輯共百二十卷其七之一爲詩乃以自環召
及未抵閩一日詩附益之共釐爲二十卷以其
事出一端識其地不忘其人也存其事所以思
其人也盖儀之惠州儋耳以江村爲發軔僅可
抵齊安而伯順之賢又益以父子徒友竟不如
伯順豈季常定之所可萬一哉蓋伯順者兼朱
游子羽文舉應融而一之者也江村烏得不重
我烏忍不以江村名我詩乎

石民橫塘集序

先君爲諸生祭酒時與海内名士結秋水社于橫塘橫塘在白蘋紅蓼之傷而趙文敏故宅也元時故家鉅麗宅西爲蓮花莊東爲長橋橋亘于月湖卽所謂水晶宮也先君旣貴橫塘之居不守唯長橋數椽尚在蓮花莊後爲朱君采侍御宅海内推城居第一嗣後曹能始觀察築浮山堂于閩會城之郊隔街爲園園因山因水皆

不事增飾其奇石怪松近勝于園者遂媚于堂堂三楹二个前後闢軒前軒有池頗廣爲寬廊以翼其左花徑以映其右隔街之松石峰嶺皆倒影其中海內稱郊居第一名與蓮花莊等其地曰洪塘或曰横塘之譌蓋其水横亘于會城之外有江心塔寺以爲掩映而芙蓉方山佛樓諸山遠峙近翼會城實籍此水以爲横蔽謂之横塘亦宜余至閩能始丈人即授館其處較之

黃州之東坡惠州之白鶴屢遷而得之幸矣故其詩即以橫塘名集不數月本州檄歸歸日羈纍蒲伏于公府不能退守先人敝廬于鄉而郡中長橋數椽已沒入爲它人有矣不得已仍假息其中偪陋不能容膝時假小舠棹里許繫于橫塘老柳之下婆娑久之或曰此汝先君所植也不知已易幾主矣故所得詩亦仍名橫塘前之橫塘猶江村之不敢忘伯順也後之橫塘不

敢忘先君所偃息也合之共十卷

小草草序

小草草者彙小草時之詩若詞也始于癸亥五月奉徵書終于丙寅六月罷歸里詩凡百八十首詞凡二首詩詞不盡于此而止于此者以非關出處之槩經略之跡則不入也文不載者以所言淺而東事未竟不可傳也虜在目而失之僅挈金遼之半以還　天子督師公之心苦矣

故詩有曰元老不輸西夏績幕僚猶欠蔡州碑此功罪之定案也詩有曰依舊賃舂吳廡下時平倘許賦噫歸此其出之本志也詩有曰雪夜不教常待去維州恨與贊皇同此其去之情狀也詩有曰兩句待詔三升戀一日哪農萬斛空此其歸之胸次也中表郭子綦于我歸也送之千里別不能去憐之乎亦有所不足也書此卷貽之欣戚可俱忘矣

在禁詩序

子瞻以老檜詩下獄猶不自禁有夜雨傷神之作予以傲下獄指我所傲者皆未知詩之人乎生不忍傲以言以色况以詩乎幸其略于詩亦未嘗訶我以詩傲之余又何慚于詩但高垣小巷苦無發我詩腸者僅得如干首題曰在禁詩以見聖朝浩蕩不如宋之以文字苛人也

又峴集序

天啟乙丑璫禍始熾舉朝擊之章疏格不達高陽公行邊至薊請朝長至將爲　上言委折訛者謂以甲十萬清君側元儀爲軍鋒幾不免巳而稍解終不許將大軍擣河東遂以病去明年削爲氓較事者踵之不暫釋不敢見人人亦畏其居於此遂謀治一舟爲泛宅焉顏之曰又峴非能又陶峴之賓客聲伎肴饌也無巳則庶爲水傀續耳幸不一年璫敗得釋崇禎壬申自成

歸日附鸞槃至癸丙夏則奔走竣其事以灝閩爲家家田廬已盡獨畱又峴以無又峴無以爲雀之巢魚之梁至除夕得詩五卷大約皆舟中作也名曰又峴集嗟乎聖治之日升何如　王上之說眷何如而乃終年踐瑎時之行徑悲乎

四十集序

或曰文章與日俱老將無然僕十一歲學爲制舉文十三四學爲古文詞今所存篋中者尚有

十八九時作且行年四十矣文不加進豈猶未老耶然僕老於事矣少年氣蓬勃惡人之擬其銳也好爲沉鷙之言今其氣沉矣又惡人之擬其鈍也好爲剽悍之言然設境以忝之其猶昝銳而今鈍耳文境亦約略如是也此豈所謂與日俱老者耶然其情日紆也局日嚴也脉日微也似得之鈍而不得之銳此豈謂所與日俱老者耶然始之欲駕乎古也今之企古而如不可

及也始之嗜古而古不見其及也今之恋古而并不見其古也直謂之鈍也將無然乃彚至四十除而止其汰者始多而今寡存者今多而始寡亦若以年爲梯其猶今之我耶姑名曰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七 終